

一錯再錯

欧阳晓莹 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一錯再錯

欧阳晓莹 / 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200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错再错 / 欧阳晓莹 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 1

ISBN 7-5057-1767-7/I.463

I. 一…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454 号

书名	一错再错
作者	欧阳晓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国营五二三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5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767-7/I.463
定价	1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一、钟 情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深圳

夏季的小梅沙像一位闺中窈窕的处子，人们争着一亲她的芳泽。海浪在艳阳下欢快地舞蹈，一层一层漫卷着挤上沙滩，磨蹭几下，又急急忙忙地跑掉，只留下一些精致的贝壳和蓝绿色背鳍的小鱼在空落下来的沙地上呼唤。

周末的小梅沙永远是热闹的，忙碌了一周的人们纷纷驱车至此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海水里已泡着不少人，像将出锅的饺子，吞吞吐吐上上下下。细密的沙滩上则开满了一朵朵五颜六色的伞花。

到鹏城半年多了，林蝌蚪还是第一次这样真切地走近海，对于一个生长在高原平坝上的姑娘来说，海，当然令她惊讶，她几乎忘记了同来的徐阳，只顾追着浪花又跑又跳，弄得一身都是咸涩腥凉的海水。

徐阳静静地坐在岸边的沙地上望着这个兴高彩烈的女孩，脑子里叠映着林蝌蚪执话筒采访时的严肃和穿碎花裙逐浪时的天真，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心情穿着网球短裤光着上身站在冲浪板上又叫又闹。忙碌杂沓的工作早已让他疏离了无忧无虑、单纯平静的生活，年少的热情和活力几乎全部淹没在雄庄强霸的城府和美景良辰的欢娱中。徐阳觉得自己的心暮气沉沉，大大超越了三十五岁的年龄刻度。

徐阳百感交集地望着海，被正午的强光照得极浅的瞳仁像极了一只蹲在干草垛上怀旧的疲乏的猫科动物。

“瞧我带来了什么？”林蝌蚪的兴奋带着扑面而来的鲜活和纯真。

徐阳放下漫无边际的遐想，兴致盎然地端详着林蝌蚪手心里

的宝贝：一个十元港币大小的浑身火红的海螃蟹。“不错，眼睛像你，又大又有神。”

“你是在夸它可爱吧？”

“非常可爱。”徐阳瞧着林蝌蚪那对被浓密睫毛围覆的剪水双瞳，由衷地说。

“你不是在怀念什么错过的东西吧？”

“你的眼睛倒像化学课上的显微镜。”

“我有那么厉害吗？”林蝌蚪笑得很灿烂。

“记者不厉害谁厉害。”徐阳拧开矿泉水的瓶盖递给林蝌蚪，“说吧，今天约我出来有何贵干。”

“自然是专题片的事喽。”

林蝌蚪在自己主持的《外商在深圳》栏目里刚刚采访完徐阳所在的美国商务服务网的总裁 Richard，在节目制做之前，林蝌蚪想了解更多一点有关的背景资料。“掌握了可靠丰富的独家新闻，片子才能做得好。你是 Richard 特意从北京请来的大当家，自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怎么样，愿不愿意‘友情出演’？”

“那我算是线人还是跑龙套的。”徐阳笑得很温暖，眼角几条浅浅的细纹在林蝌蚪看来极谦逊可爱。

徐阳领着林蝌蚪躲到小路旁的树荫里，顺便叫了几根台湾香肠和几盒冰淇淋。“说实话，几天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真以为你是一个养尊处优、霸道娇气的小女生，想不到你却是个能干的新女性。”

“我既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也不是新思潮的开路先锋。”

林蝌蚪轻轻巧巧地坐到路旁的石凳上，纤细的手指努力遮住滑过树荫的散碎阳光。

“我看过你的节目，说实话，你上镜没有本人漂亮。”

“我应该把这看做一种恭维还是一种提醒？”

徐阳从兜里掏出一方绸帕，用矿泉水打湿了，披在林蝌蚪的头

上。林蝌蚪注意到绸帕很古旧，上面竟然绣着一对躲在并蒂莲下的鸳鸯。

“是我奶奶的。”徐阳的声音充满温情，带着对往事的回忆。

“有些黯淡褪色的东西反倒比新的更有价值。”

徐阳看不到林蝌蚪的表情，但清楚地体会到了她心中淡淡的忧伤。

“你这样的女孩也有忧愁吗？”

“什么样的眼睛会不流泪呢。”

徐阳一惊，他想起三十年前另一个女人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他的母亲——当一个女人再也无力抚养四张饥肠辘辘的小嘴时，她所拥有的似乎只有眼泪。

“有人告诉过你吗？”

“什么？”

“你拥有不错的样貌和智慧。”

“你对女人总是这么友好吗？”林蝌蚪声音很轻，笑得也很平静。

“赞美有两种属性：一是物有所值；一是有所回馈。”徐阳松松领带，一脸的玩世不恭。

“我是前者还是后者？”

“你是期货。”

“天哪，如果你身边的女人听到你的肺腑之言，一定会离开你。”

“离开我？”徐阳哈哈大笑，“她们恨不得时刻留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林蝌蚪不相信。

“因为从我这里她们可以有所‘收获’。”

徐阳瞄了瞄腕上的劳力士，目光聚敛成捕猎前的动物。“你比她们沉稳，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认识我六天三小时零十一分，可你居然还没向‘服务商’提出任何要求。”徐阳的指尖暧昧地划过

林蝌蚪惊诧的小脸，“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目的。你也不会为了一个已然结束片子，大老远酷暑伏天的跟我跑到这儿来。”徐阳的眼神越过被林蝌蚪拍开的右手继续纠缠在对方的脸上，“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你疯了。”林蝌蚪气得哆嗦，“大款了不起呀。我还以为你是华人中怎样了得的人物，看来真是高看了你。我告诉你：深圳或许文豪不多，可烂董事、经理多得是。”

林蝌蚪拽下头上的绸巾扔还给徐阳，转身要走。徐阳也不起身，只是攥着林蝌蚪的裙脚不撒手。

“不至于吧，对送礼的甩脸子。”

林蝌蚪不想拿自己脆弱的裙子和徐阳结实的胳膊去拼。她站在徐阳臂长的有效范围之外，冷漠地看着这个男人。那个在同僚和客户面前严谨深沉、大方得体的男人，此时却变成了一个市井杂流。

“我有这么讨厌吗？”徐阳觉得林蝌蚪生气的样子很有趣。他慢慢松了手，像放开一朵在他指间缠绵了良久的莲花。

林蝌蚪抬脚便走，敏捷得不亚于逃过钓网的灵鱼。徐阳的目光悠闲地落在偶尔在裙褶里闪现的那对雪白精致的足裸上，它正被一双同样小巧精致的高跟鞋包裹着，并挣扎在松软的沙地上。

果然不出徐阳所料，没走出十米，纤细的鞋跟就像一枝脆弱的枯柳，被炙热的黄沙湮没。林蝌蚪索性光了脚，向远处的大巴车站没命地跑去。

“你的脚会扎破的。”徐阳的声音远远地追来。

林蝌蚪没有回头，可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离海岸越远，沙砾越粗糙尖厉，加之正午阳光的暴晒，每走一步，都像在灼热的刀尖上跳舞。林蝌蚪开始后悔今天的出行。

“打算走回去呵？”徐阳拎着林蝌蚪的鞋跟了上来，一副不识实务的模样。“性子还挺硬。不过你全身湿成这样，难保没有色狼对

你上下其手。”

徐阳一脸坏笑，在强光下亮度极高的牙齿令林蝌蚪想起了游猎的鲨鱼。

“你想怎样？”林蝌蚪憋着气。

“我不想怎样，不过你这样肯定不行。”徐阳收敛起笑容，俯身去抓林蝌蚪的脚。

“你干什么？”林蝌蚪迅速跳开，神色羞愤，仿佛她的脚不是被徐阳用指尖碰过而是被牙咬过。

“躲什么？啊！”徐阳的样子有点凶，“不把沙子拍干净能穿鞋吗？不穿鞋能走吗？你以为你是三寸金莲啊？再乱动我把你扔海里去。”

林蝌蚪嘟着嘴坐到沙地上，心想，这个魔煞倒有温情的一面。

徐阳半跪在林蝌蚪面前，捉起她的一只脚，用双手的拇指轻轻搓掉上面细碎的沙尘。他擦得很仔细，连趾缝都没有放过。脚的主人显然有些局促，以致于卧在掌中的那只玉藕越来越凉，甚至轻颤了几下。徐阳犹豫了片刻，终于伸手捉起了林蝌蚪的另一只小脚。小小的一对玉藕凉凉地卧在他的掌中，又白又嫩又鲜活。肉乎乎的指尖上红红的寇丹娇艳欲滴，像十粒晶莹剔透的朱砂痣。徐阳擦着擦着视线就有些模糊，他忍不住把掌中那掬温热捧近了看，唉，又不是藕了，交成了一个白生生的胖馒头，闻一闻，还透着一缕绵香。——徐阳有些晕了。

回市区的路上，徐阳将尼桑车开得像风一样。林蝌蚪也不说话，望着窗外想心事。CD播放器开着，车里回响着一支跌宕黯哑的古琴曲，淙淙的滑音如流水穿石，搅得人恍恍惚惚宛若置身太虚幻境。

坐在这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氛围里，谁也不知该不该开口。

“今天，真不好意思。”徐阳语气柔软，透着明显的欠疚。

“今天怎么了。”

林蝌蚪的轻描淡写透着善解人意，徐阳又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那么，能一起共进晚餐吗？”

“恐怕不行。”

“为什么？”

“聚拢吃饭，要么叙旧要么言商要么谈情。我们什么都不是，当然不便赴约。”

“不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一本正经的徐阳倒让林蝌蚪有些不适应，她伸手抚了抚皱巴巴的裙子，调侃道：“请客之道：三天为请；两天为凑；一天现提留。你呀，免了吧。”

“你就不想深入敌营打探打探？这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吗。”徐阳又恢复了刚才的玩世不恭。

“我今天已经了解得够多的了。”林蝌蚪语带双关。

“你了解得不‘深入’。”徐阳笑得很坏。

中文系毕业的林蝌蚪思辩敏捷，在大学里曾有“芙蓉才女”之称，可不知怎么的，面对着挥洒自如、沉着潇洒的徐阳，她常常不知所措。

“我该回家了，请在前面路口放我下来。”

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驶到莲花山下，徐阳的家就在路东小区的高级公寓里。

“要不上我家，我给你大露一手。”

“不用了，我怕撑着。”

徐阳的眼神在林蝌蚪的脸上纠缠，缠得她有些心烦意乱。不等尼桑轿车在路边停稳，她就毫不迟疑地下了车。

“起码让我送到家吧。”徐阳摇下车窗，留恋地望着林蝌蚪的裙脚，晚风下它摇曳开合，如一朵淡淡的芙蕖花。

“不用了，你回家歇着吧。”

徐阳不再挽留，从车厢里拿出一盒精致的日本兰花——花美极了，虚幻得像玻璃纤维的产物。“鲜花向来配美人。”他说。

“我从来不喜欢日本的东西，哪怕是跟日本有关的东西。”

“那什么样的东西你才喜欢？”徐阳将花扔在路边的草丛里。

“我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纠缠’。”

徐阳淡淡一笑，横身拦住林蝌蚪的去路，“丫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什么叫‘揪心’。”

“揪不揪心无所谓，关键别恶心。”

“好吧，”徐阳躬身退开，“再见。”

林蝌蚪的身影渐渐远去，在夕阳里飘渺成一抹淡淡的烟霞。徐阳靠着车身，手指在车顶轻轻地敲着。兴奋和踌躇正把他的心塞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彩虹，五色斑斓、沁人心脾，还透着那么一股说不出的清新。徐阳哼了两句西皮散板，就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此刻的莲花山浓墨重彩、薄醉微熏，就连繁乱的车鸣也宛如锣鼓丝竹，弦辙婉转中，憋着一股子得意劲。

徐阳将烟丢在地上狠狠踩灭，轻轻一笑，“越有难度越诱人。”其实在徐阳眼里，所有的女人都不过是一个正在设计的新网页，总会搞定，难度不同而已。一旦拿下，就是服务器里的一个旧程序，不再有任何新意。他就在这种攻城克堡的快乐中，品味着生活给他提供的精彩。眼见天色不早，他赶紧上车，向林蝌蚪家的方向开去。

林蝌蚪两个月前刚搬到欢乐谷旁边的一座塔楼里，这里的环境和居住条件比她从前租住的地方好得多。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室一厅，但对她来说，这个安全的小岛已足够安慰寂寞和抵御诱惑了。很多来深圳寻梦的女孩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住在极其简陋

的地方或者牺牲尊严和感情与异性同居。但林蝌蚪不想这样，虽然每月壹仟元的租金让她感到有些吃力，但她愿意背着这个负担，因为她想让密友洪梅过得稍微好一点。

林蝌蚪从家乡西安只身来到深圳，先是很顺利地考进了深圳电视台二套节目部，又被安排在拳头栏目《外商在深圳》中担任编导和主持人。她觉得自己已经相当幸运了。工资高低且不说，单是这个职业就够诱惑的。林蝌蚪在大学里读的专业是中文，但她一直想当一名挥洒自如的荧屏天使。为了尽快进入状态，没读过“广院”不是科班出身的她，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

林蝌蚪有两个关系很铁的朋友，一个是清秀可人、娴淑温顺的洪梅；一个是玲珑妩媚、天马行空的黄家琪。想到她们，林蝌蚪不禁露出了微笑，这两个女孩就像亲人，温暖着自己异乡的生活。

洪梅生在广西桂林一个嗜男如命的工农相结合家庭。洪梅的父母为了三个儿子能够茁壮成长，便将这个最小的女儿发配到乡下亲戚家，而且一扔就是十三年。直到考上“桂林职业技术学校，”洪梅才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身边。尝尽世间冷暖的她以为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哪知三个哥哥如狼似虎，拿妹妹当杨白劳使唤还不过瘾，还准备上演“祥林嫂新传”——将洪梅卖给一个年过半百的外地残疾人做老婆。为了避开魔爪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洪梅只得放弃了国营衬衫厂的工作，和几个同乡结伴来了深圳。也是时运不济，刚出火车站，洪梅就和老乡走散了。好容易在南投的一家玩具厂找了一份工，结果白干了半年多一分没落就被老板打发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她是一个既没有社会经验、又孤苦无依的外乡女孩。

为了生活，洪梅只得应聘到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的生产、居住条件很差，工资更是少得可怜，而且每月区区二百元还常常不能兑现。工友大多是外地人，因为劳累和生计的苦恼便生出许多事端。在一次江西帮和四川帮的群殴中，洪梅无辜受累，右手被砍

伤，缝了十二针。再次的失业令洪梅差点走投无路。幸好一个开服装店的女裁缝收留了她，不但提供食、宿、薪水，还教给她一些制衣绝活。没想到洪梅独立设计制做的几款成衣为小店增色不少，拢到了一些买主。老板娘一高兴，干脆放手让她去做，将整家店子都交给洪梅打理。安定充裕的生活令洪梅恢复了昔日的窈窕秀丽，她甚至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哪知在一个昏黑的雨夜，老板竟趁老婆回娘家之机将洪梅强暴了。

身心俱损的洪梅只能再次流落街头。三天后，当万念俱灭的她准备从深南中路的立交桥上一头扎下去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林蝌蚪死死抱住。

为了让洪梅换一个好一点的环境、尽快忘记过去，小林为她办了暂住证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

也是苦尽甘来，一个月前洪梅终于被车公庙的一家建材经销公司录取，当了一名推销员。虽然每月的薪水只有七、八百块，但已足够培植一个女孩的自尊。

洪梅的歌喉婉转动人，极有潜质，林蝌蚪曾劝她去考艺术学校，将来向演艺圈发展。可洪梅不肯，她说：“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呆在公司里做一名小蓝领，攒几年钱，将来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林蝌蚪明白，洪梅真是被折腾怕了。对她而言，每天朝九晚五地挤在大巴上看看和自己一样辛劳忙碌的人群、帮着老板将店里的货物卖个好价钱、晚上回家洗洗涮涮躺在床上看会儿电视，这便是幸福了。因此，只要洪梅在家，准有一桌虽不丰盛却很可口的饭菜在等着林蝌蚪下班回来。

三个女孩里年龄最大的是黄家琪，六月份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生日，不过家琪从不谈论自己的年龄，而且每年的生日蛋糕上她都只插 20 只生日蜡烛。黄家琪属于招人疼的那类女孩，说话时嗲嗲的，喜欢侧着脸眯着眼睛瞧着人笑。她虽然身材不高，但生得骨肉匀婷、妩媚动人，举手投足间满是风情，偏又爱穿窄窄浅浅的衣裳，

所以每每出街，常引得男士目瞪口呆、喉头上下翻飞不止。

黄家琪的父母都是湖南益阳一所普通小学的老师。家琪的母亲多年前病退在家，父亲则于一年前患癌症去世了。四年前黄家琪从“商专”一毕业就来到了深圳，就职于一家台资公司任秘书，薪水虽然不错，但比起父母昂贵的医药费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为了改善家境并彻底摆脱拮据的生活，她做了个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跟男友分手并委身于自己的老板——“新世纪演艺公司”的总经理梁金标。金屋藏娇对于这个四十五岁有妻有子有实力的台湾男人来说易如反掌，他很老道地安排好了一切。可惜黄家琪以昂贵的代价换来的金钱却并未挽留住父母匆匆的脚步，整整三个月，家琪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幸好家琪比较开朗，而且适当的金钱弥补了她的创伤。她迅速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开始细细品尝富足给一个年轻女孩筑就的快乐。家琪每日在欲望的轨道上穿行，自得其乐。

林蝌蚪又想起和黄家琪的初识。那还是几个月前，从不去迪厅的林蝌蚪被几个同事拽着一起去 Happy。迪厅里挤满了周末来寻欢、放纵或发泄的人群。几个女孩正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寻找位置，没想到每个人的臀都挨了猥亵的一下。原来几个烂仔早就盯上了她们，正希望有所收获呢。眼见摆脱不了，一个女孩照着对方就是一脚。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几个烂仔眼见花没采着反被刺儿扎了手，气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他们把酒瓶一砸，冲上来挥拳便打。就在这紧急关头，几只飞来的骰盅不偏不倚，正中歹徒后脑勺。几个恶棍立时躺倒在地，几个女孩这才逃过一劫。那个扔骰盅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家琪。当时她正和一个朋友在迪厅小聚，看见有人滋事便出手救了小林。事后林蝌蚪问她，你就不怕那帮烂仔报复吗？

黄家琪一声冷哼：“你知道和我在一起的人是谁吗？”她一挑大拇指。

“是谁？”林蝌蚪不明白那只胖胖的手指的含义。

“就是黑帮老大呗。”家琪笑得很得意，“他不招那些小混混他们就该烧香磕头了。”

家琪说的这位黑帮老大人称‘糜老虎’，潮州人，四十多岁，据说在潮州帮中很有些威望和来头。林蝌蚪没想到这些消散在历史风烟中的刀头客竟离自己的生活这么近，她有些不可置信。“现在还有黑道吗？”

“要不怎么叫黑道呢。“家琪不屑于小林的无知。”当然了，这些人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可以认识的。”

林蝌蚪懒得跟家琪理论什么黑道、白道、五迷三道，只一个劲嚷着要家琪传她“飞蛊绝学”。家琪便骂小林是书呆子，说那不过是凑巧罢了，哪有什么袖箭、飞镖、摘叶飞花的功夫。不过对于小林来说，黄家琪既然于己有救命之恩，那她自然是至亲的朋友。

林蝌蚪认为，没有朋友就像站在车流如蚁的十字路口，是一件极度恐怖的事。朋友分许多种，有结党的、有结伴的，最高境界是无私忘我的心领神会。生活中没有知己就像流浪汉三餐无着，饥一顿饱一顿，让你悬心挠肺焦兴烂额。生活中没有伴儿则像去澡堂子泡澡，刚搓上肥皂结果没水了；或是去美容院洗脸，刚按了两下就没人管了，真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仅仅有知己是不够的；三餐尽是大鱼大肉、好吃好喝、想啥有啥，日子就会没劲；光有伴儿也不行，就好比让陕北老农去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场面是大、也好听，可惜听不懂。林蝌蚪将洪梅和家琪引为知己，缺一不可。

林蝌蚪下了中巴车，走过林荫小路，来到她租住的塔楼楼下。此刻正是薄暮时分，绚丽的火烧云正在欢乐谷的上空热闹地铺开，在亮蓝色晚空的衬托下，色彩通透得像泼翻的油彩，艳得亮丽而刺目。

还没走到四楼的家门口，洪梅已经跑过来开了门。伴随着开门声是一句透着心疼的埋怨：“怎么才回来呀，快急死我了。”

洪梅的声音清亮温柔，像刚冰过的果酒。她拿过小林的拖鞋扔在门边，嘴里催促着，“快进屋歇会儿，都快晒成鱼干了。”

小林甩掉折了跟的皮鞋，一边赖在洪梅身上伸了个小懒腰，一边美滋滋地想，回家真好。

屋里弥漫着诱人的菜香，小林正贪婪地闻着，黄家琪捻着一只炸大虾从厨房里摇出来，一脸的不耐：“还知道回来呀，我们都等你一天了。也不知道疯到哪儿快活去了。”

家琪穿着一件凸透有致的玫瑰色晚装，半透明的柔软衣料裹着她丰腴白皙的身体，显得越发妖娆可人。小林忍不住摸了摸家琪细腻光润的胳膊，惊讶着：“穿得这么电光四射，想放倒谁呀？不会是今晚上又有约会吧？”

“瞎说什么，我是那种水性扬花的人吗。”家琪飞了小林一眼，开始往三个人的碗里添饭。再说了，我就是个发电厂我也赶不上你那股闷骚劲呀。”家琪假装受不了似地打了个激灵，一双杏眼媚媚地望着人笑。

“少来了，自己一脸春色去赴《楼台会》，偏说人家要唱《西厢记》。”洪梅永远意志坚定地护着小林。

林蝌蚪租住的这种塔楼是当年政府补给当地农民的宅基地。农民单靠盖楼租屋就一家老少吃穿不愁了。所以欢乐谷附近、白石洲一带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小林租的一室一厅属小户型，建筑面积不过五十多平米，除去一厨一厕，就没剩下多少空间。两间房子勉强能摆两张单人床，小林睡里间，洪梅睡外间。小林的屋里除了床和书，就是一高一矮两个大皮箱做的桌、椅了。洪梅屋里的陈设更简单，除了床，就是一个只能放台 21 寸彩电的电视柜、一个巴掌大的饭桌和壹把小方凳了。所以每当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只有尽量往床上挤了。

屋子虽小，但林蝌蚪和洪梅将它布置得极为温馨。她俩用粉色和白色的蕾丝花边将窗帘和床单装饰一新；再把厨房用玻璃纸

和金鱼草点缀起来，于是整间小屋像极了卡通片里的家。

“唉，你今天跑哪儿去啦？”黄家琪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她用筷子敲了敲林蝌蚪的碗。

小林本来不想隐瞒什么，可又怕家琪那天生对男性敏感的触角又探出什么弦外之音来，于是只能含糊地说：“我呀，今天和几百号男男女女热闹了一天。”

“吹吧你，和几百个男人玩车轮大战，那还不整死你。”

“胡说什么你。”羞愤之下，小林扔了筷子。

“哟，害臊了，”家琪夹起一只大虾放进小林的碗里，“还拿玩笑当真了。我的意思是对付男人千万别心慈手软，见了兔子你也别撒鹰，别像我当年那么傻。”

家琪对男女之事的理解向来简单，她认为男人对女人所有的关怀应酬，绝不是为了巩固友谊或畅谈理想，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上床’。而女人的价值就在上床之前的欲拒还迎之间，所以要趁热打铁。否则，男人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那刚才还百媚千娇的香饽饽只不过是一条刚穿过的烂短裤，留着当抹布也成，扔掉更好。

“家琪，反正你现在也没什么负担了，不如离开那个姓梁的算了，何况这对人家太太也是一种伤害呀。”

家琪的境况每每让洪梅想起自己的遭遇，在洪梅的眼中，梁金标属于既十恶不赦又极端肮脏的那种，这种人怎么能一起生活呢。

“你们不明白的，”家琪叹口气，“我现在花惯了、用惯了，离开了他我可怎么生活呀。况且我又没有高学历，除了当当小秘我又能干什么。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苦我已经吃够了，我不想再在毒日头底下拼了。何况不靠他还不是得靠另一个男人。凑和着过吧，碰到好的再说。”

在小林心中，家琪只是一个被宠坏的、有点小虚荣的女孩而已，谁又没有虚荣呢？只要这虚荣不会带来伤害，于人又有什么妨碍呢？

洪梅犹在愤愤不平，家琪却笑嘻嘻地点了点莱盘子说，“营养不够可以从别的方面补吗。女人呢最好拥有三个男人。首先，也就是最要紧的是，你得有一个有钱的男人。这个男人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并能让你过得很舒服，要知道一个倍受生活摧残的老女人是引不起任何男人兴趣的，引不起男人兴趣的女人自然没什么价值，所以光有头脑是不够的，好好保养才是关键。车要养得好才跑得久吗。不过，事业有成的男人肯定上了年纪，上了年纪的男人自然不会英俊帅气、精力充沛。别着急，你可以找一个小白脸呀，他会好好地侍候你。不过，仅有金钱和情欲是不够的，人还需要感情，所以你可以再找一个倾心相爱的，这样你在吃饱喝足之后，还能得到精神的满足。”

家琪对于情感的高论让她的两个朋友目瞪口呆。小林心想，自己的父母即使在感情和婚姻上闹得两败俱伤、筋疲力尽，恐怕也没有黄家琪来得现实和透彻。她忍不住问家琪：“这样的追逐也叫爱情吗？”

“没钱没美貌谁跟你谈爱情？！”家琪的眼中掠过一抹幽幽的愁苦，“我对我从前的男朋友够痴情了吧，什么都给了他，就差没卖血了。可结果怎么样？一听说我爸开刀需要六万块钱，跑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你以为呢——你林蝌蚪是才貌双全，可你有房有车吗？你有深圳户口吗？除非你找个老大款，否则……”

“我不找还不成吗。”家琪的‘经验之谈’让小林对情感有些失望。她用筷子拨拉着菜心，完全没有了吃饭的胃口。家琪没空理会小林的心情，她伸手去抓最后几只大虾，洪梅赶紧将虾全倒在小林的碗里。

“跟着梁‘肿’还没吃够呵，我这可是买给小林补身体的。”

家琪揉了揉日趋丰满的肚子，悻悻地住了手。

“对了，那家伙怎么让你‘假释’了？”小林指的是梁金标。

“今儿不是周末吗，人家要去陪老婆孩子。”家琪的语气很平